

小说

历史人物

唐玄宗

余耀华 著

大 唐 贤 相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小说

历史人物

大唐贤相

余耀华 著

大
唐
贤
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贤相房玄龄 / 余耀华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068-6553-1

I. ①大…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4207号

大唐贤相房玄龄

余耀华 著

策 划 安玉霞

责任编辑 王星舒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展 华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睿和名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553-1

定 价 39.80 元

目录 | Contents

一、沉沦下僚	1
落泊上郡	1
剜目明志	4
神秘的孤悬法师	6
二、患难之交	9
患难之交	9
暴政虐民	11
静观时变	13
三、太原起兵	17
刘文静献策	17
太原起兵	22
四、杖策随龙	24
宝剑赠英雄	24
杖策随龙	26
五、房杜合璧	30
杜如晦到了长安	30
献策李世民	32
瓦岗寨内讧	34
六、灭隋兴唐	37
炀帝殒命	37
大唐开国	41



决战薛仁果	43
七、刘文静之死	47
不恋钱财念人才	47
刘文静之死	48
招揽人才	50
八、扫荡群雄	53
秦王败武周	53
围攻洛阳城	55
生擒窦建德	58
力降王世充	60
九、山雨欲来	63
十八学士登瀛州	63
祸起萧墙	65
幕后高人	67
十、未雨绸缪	70
明争暗斗	70
后宫乱政	73
未雨绸缪	76
十一、仁智宫之变	78
太子布下生死局	78
秦王奉旨平叛	81
太子的阴谋	83
十二、势不两立	85
李渊埋祸	85
收买与暗杀	86
谗言逐房杜	90
十三、先发制人	93
放出胜负手	93
秦王先发制人	97

十四、改弦更张	102
入主东宫	102
改弦更张	105
十五、皇榜传讯	110
皇榜传讯	110
十六、天下第一醋坛子	114
十年之约	114
房小儒惹祸	116
意外重逢	118
场面有点尴尬	119
天下第一醋坛子	120
十七、以仁取信	125
新皇登基	125
突厥犯境	126
魏徵凯旋	128
新年号的诞生	130
十八、贞观决策	133
皇后的德操	133
贞观决策	134
治国理论基础	138
十九、羞辱贪官	144
试贿的闹剧	144
羞辱贪官	146
明珠与鸟雀之论	149
二十、用人有学问	152
为臣有忠奸	152
用人有学问	156
二十一、天灾无情	159
履职门下省	159



灾害肆虐	160
二十二、位居首辅.....	166
重组尚书省	166
修史铸镜	169
精简机构	171
二十三、官吏考核.....	175
考核制度	175
考核风波	177
考核的功效	179
二十四、宰相肚里能撑船.....	181
宰相的度量	181
杜如晦重病在身	183
二十五、暗示违旨.....	188
暗示违旨	188
英年早逝	191
王师凯旋	192
二十六、苦心孤诣.....	196
赏罚分明	196
勿忘贤臣	200
二十七、计阻奢侈.....	203
张玄素受辱	203
耍酒疯	206
二十八、守天下更难.....	209
打天下难，还是守天下难？	209
萧瑀一奏险误国	211
二十九、过不留痕.....	215
枉杀张蕴古	215
船行于水，过不留痕	220
三十、立法宽平	222

不寻常的赦免	222
清理积案	226
三十一、忠谨恭谦	229
魏徵侍君兢兢业业	229
玄龄奉国忠谨谦恭	232
三十二、无妄之祸	238
太子闻祸	238
皇后的遗嘱	241
三十三、抑佛扬道	245
正本清源	245
抑佛扬道	247
三十四、巧谏君王	252
《起居录》也能改?	252
“护犊子”	255
三十五、竖子不可教	259
太子的地位有点玄	259
耿直的魏徵	261
竖子不可教	264
三十六、又起风波	268
皇帝身边一面墙	268
侯君集惹事	270
太子的阴谋	273
三十七、历史重演	275
太子失德	275
魏王有野心	277
太子在怒吼	280
武才人戏晋王	282
三十八、废立太子	284
给太子换老师	284

凌烟阁挂像	286
废立太子	289
武才人暗助	291
三十九、丞相家事	294
册立新太子	294
弘福寺进香	298
公主红杏出墙	300
四十、终至辉煌	304
李世民东征	304
留守京师	306
终至辉煌	308

一、沉沦下僚

落泊上郡

隋朝大业元年(605年)隆冬，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一阵大风刮过，随之而来的鹅毛大雪，将大地完全遮盖，原本干裂的土地不见了，天底下所有的一切，仿佛都被大雪掩埋。

树上挂满了冰凌，枝头也冻成了冰棍，尖尖的，犹如利剑直指苍穹，仿佛要将天空戳破；悬崖上，古松枝头，一只敛翅巉岩的苍鹰，双脚微曲，双翅紧敛，一双犀利的眼睛四处张望，浑身绷足了劲，随时准备腾空而起。好久，好久，仍然没有看透眼皮底下的一切，也没有找到猎取的目标。疲倦了，无奈地闭上了双眼……

黄龙山脚下的上郡(今陕西富县)是一个偏远小郡，在这白雪皑皑的冬天，显得更是苍凉。

县衙大院的西北角，两间小茅屋在呼啸的寒风中颤抖，两扇窗门在寒风吹动下，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屋顶的茅草，时而有少许被寒风刮落在地，顷刻间便被寒风卷走，飞得无影无踪。

在这大雪纷飞，朔风呼啸的夜晚，人们大多早就钻进被窝里进入了梦乡。县衙大院西北角那两间小茅屋，却透出一丝亮光，显然，屋里的人尚未就寝。

茅屋的主人是县衙的功曹，一名微不足道的小吏。此人姓房、名乔，字玄龄。

房玄龄祖籍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出身名门望族，家学渊源。父亲房彦谦，博经史，擅文章，精通书法。曾仕于北齐，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之后，房彦谦无心出仕，回归故里，游逛于山水之中，过起了隐居生活。

北周隋王杨坚灭陈统一中国，建立了隋朝。开皇七年(587年)，齐州刺史韦艺一向朝廷举荐房彦谦，并敦促他赴京应命。房彦谦再次踏入仕途。到京师后得到吏部尚书卢恺的赏识，任命为承奉郎，不久又提升为监



察御史。

房彦谦深达政务，为官清廉正直，不屈己，不媚人，口碑甚好。因其乃饱学之士，所交之友也多为文人雅士，甚至不乏闻名天下之雅澹名流。太原的王邵、北海的高构、莜县的李纲、河东的薛孺等，都是房彦谦的座上客，一代文宗薛道衡，黄门侍郎张衡也是他的密友。

房玄龄自幼聪颖过人，在严父的教导下攻读诗书，颇得其父真传，也深得父辈同僚们的赏识。相传有一次，房彦谦设家宴，款待一代文宗薛道衡、黄门侍郎张衡等几位至交密友，席间，房彦谦将房玄龄的诗作呈给大家看。

房彦谦的妻子高芸若，将年仅十岁的房玄龄带出来拜见各位长辈。房玄龄见到众多生人，尚有怯意，但当看到一代文宗薛道衡时，忙上前叩拜，甜甜地叫道：“薛伯伯好！”

薛道衡牵起小玄龄，惊异地问：“在齐州时，伯父到你家，你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幼童，怎还记得伯父？”

房玄龄道：“小侄不但记得伯父尊貌，还记得伯父的诗句。”说罢，流利地背诵了一首薛道衡的诗作。

薛道衡一把拉过小玄龄，爱抚地拍着他的头，对房彦谦说：“老朽的诗作，怎可作为公子的启蒙之用，真是惭愧。”

张衡打趣地说：“薛大人诗文名传天下，造诣不在曹子建、竹林七贤之下，既然痛爱此子，不如就收他为徒吧！”

房彦谦也有此意，眼露期望之情。

薛道衡手抚胡须，沉思良久后道：“令郎非一般童儿可比，若受业于我等，恐误了他的前程。”

房彦谦不解地问：“兄乃一代文宗，正是我儿良师，为何说误了我儿前程？”

薛道衡道：“魏晋以来，虽说都是以文取士，‘竞聘文华，遂成风俗’，但近代山东士人更是受南朝风气之影响，以学华美文章为专业，但文章只可作仕途进身之器，不能治国。若要使此子学成经国之能，须当师从高人。”

房彦谦赞许地点点头。

薛道衡认真地说：“以我观之，令郎资质聪颖，思路敏捷，乃可造之才，决非以文才为限。要使其成为经邦济世之才，唯有一人可充其授业之师。”

“谁？”房彦谦问道。

薛道衡道：“非卢恺莫属！”



卢恺，字长仁，涿郡范阳人，其父卢柔曾为魏之中书监。卢恺好交友，神情爽悟，深涉书记，颇解属文，自北周到隋朝，一直身居要职，开皇初拜为上仪三司，吏部尚书，颇识经国之道。隋文帝称他是“文章大进，且有吏干”。

第二天，房彦谦将卢恺请至家中，仍请薛道谦、张衡等人作陪，慎重地请求卢恺做儿子的授业之师。

卢恺见在座的多为名流，知房彦谦对自己非常看重，盛情难却，只好答应。房彦谦命房玄龄向卢恺行拜师礼，正式拜在卢恺门下。

岂料卢恺不仅收了一位学生，而且还得了一位佳婿，此乃后话。

卢恺本是朝廷重臣，受房彦谦之托，刻意对房玄龄加以培养。房玄龄本就聪颖过人，除习学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之外，还兼学治国之道。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耳濡目染，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小小年纪，已显露出非凡的智慧和见识。

一次，房玄龄私下里对父亲说：“当今圣上，本无多大功德，只是一味蒙蔽欺骗百姓，从不为子孙后代作长久打算。不能恰当地处理好几个儿子之间的关系，致使嫡庶名分混淆，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皇子们又骄奢淫逸，荒纵无度，长此下去，终究会演绎为互相残杀的局面，势必导致家国难保。莫看现在风平浪静，太平无事，将来矛盾一旦爆发，定是骨肉相残，血染当场，家破国亡之期不远矣！”

房彦谦虽然斥责房玄龄，不许他乱说，心里却以为然，他不仅被儿子深辟的判断所震撼，同时也赞许儿子的看法。后来朝政的发展，果然未出房玄龄之料。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十八岁的房玄龄被本州贡举入京。当时主持铨选的是吏部侍郎高构。高构阅过房玄龄的试卷，面试之后，对时任尚书左丞的裴矩道：“老夫观人无数，无人能及这个年轻人，此子学识博大精深，乃治国之才，他日必成大器。遗憾的是我老了，不能亲眼看到他凌云拂日的成就。”他给房玄龄的评语是：

怀兼谋勇，襟容柔刚，为人恭顺，志在四方。

房玄龄踏入仕宦之后，一路走来，并不顺畅。

先供职于太子东宫，授羽骑尉，正九品。太子失势，被贬至西河郡的隰城任城尉，从九品。隋文帝的幼子汉王杨谅叛乱被废，隰城是汉王的辖



区，所属官吏军民人等都以从逆罪受到牵连。

房玄龄又被流配贬到上郡。任县衙里一名不入流（功曹在九品之外，故称为不入流）的功曹，完全断送了在隋朝做官的前途。

别人的官是越做越大，房玄龄却是越做越小，最后寄身于僻远小郡。

剃目明志

房玄龄自贬至上郡之后，感觉到自己的仕途已走到尽头，对现实充满了绝望，对前途感到渺茫，很长一段时间，郁郁寡欢，万念俱灰。尽管有妻子卢绎儿待在身边时常劝导，少了一些寂寞，但脸上仍然少有笑容，久而久之，终至积郁成疾，一病不起。原以为只不过是一场小病，谁知病情来势猛，一病便卧床不起。卢绎儿急得六神无主，只好请黑水寺的老僧孤悬法师替房玄龄诊治。

孤悬法师乃隐世高人，俗家名字谁也不知道。只知他祖籍乃京兆杜陵，北周年间禁佛，逃到上郡黑水寺挂禅。房玄龄贬至上郡后，常陪同夫人卢绎儿到黑水寺进香拜佛，与孤悬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竟成至交。一个畅谈佛道，一个纵论天下，常乐而忘返，宿于寺中与孤悬法师作彻夜长谈。孤悬法师虽为僧人，却颇通雌黄之术，替房玄龄把脉之后，开了三帖草药，临走时说：“施主之病，因积郁而成疾，病由心生。贫僧开三帖药，仅能固本培元，不能除去病根。俗话说，心病终须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施主乃时之俊杰，一点就通，无须老衲多言，放下心来，少想那些混沌之事吧！”

自从房玄龄病倒之后，卢绎儿须臾不离丈夫左右，昼夜衣不解带，侍奉病床上的丈夫。谁知房玄龄的病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日见沉重，后来竟发展到咳血不止，一度处于昏迷状态。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房玄龄拉着妻子的手道：“恩师临终时，将你许配于我，原指望夫妻恩爱，白头偕老，谁知我病魔缠身，一病不起，想必将不久人世。”说到这里，猛咳了几声。

原来，卢绎儿是房玄龄授业恩师卢恺的爱女。卢恺见房玄龄勤奋好学，为人本分，便将唯一的爱女许配给房玄龄。可惜他因奸臣所陷而辞世，没



有亲眼看到爱女完婚，临终之时，将爱女托付给房玄龄。卢恺去世之后，卢府家道中落，哥嫂容不得卢绎儿，房彦谦夫妻见状，将未过门的媳妇接过来。卢绎儿是未过门便进了婆家门。房玄龄贬至隰城任城尉时，房彦谦替儿子办了婚事。卢绎儿随房玄龄到了任上。

卢绎儿边替房玄龄捶背边说：“快闭嘴，不可说此不吉利之话。”她看到房玄龄要吐痰，忙从床底下拉过痰盂，接住房玄龄吐出的痰。

房玄龄接着说：“你还年轻，世道又不甚太平，我死之后，你找个好人再嫁，好好侍奉以后的丈夫，我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

卢绎儿虽说是女流之辈，却生性贞烈，听到房玄龄说到伤心处，忍不住号啕大哭，道：“你我乃结发夫妻，情笃谊深，夫君若有不测，妾身也不独活，更不会改嫁他人。”

“不要这样。”房玄龄有气无力地说，“拿笔墨纸砚来，我给你写下一纸休书，改嫁定不会招致非议。”

卢绎儿见房玄龄说话当真，突然从头上拔下银簪，猛然插进左眼眶内，用力一旋，将左眼珠硬生生地剜了出来。

事情来得太突然，房玄龄本是躺在床上，想阻止也来不及，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将左眼珠剜了出来，不禁凄惨地叫道：“夫人，你怎么能这样呀！”

卢绎儿一手捂住流血的左眼，一手抓着刚剜出的眼珠，颤声说：“为妻今自剜一目，以示忠贞，望相公今后不要再提改嫁之事。相公若不治而亡，为妻将跟随相公于九泉之下。相公若能从此振作起来，妾一眼也不白剜。”

房玄龄大呼：“小儒、小儒，快来！”

正在外屋烤火的家仆房小儒赶忙跑进来：“老爷，有何事？”

“快！”房玄龄急切地说，“替夫人包扎一下，再请郎中来诊治。”

房小儒连忙找来绷带等应用之物，替主母将受伤的眼睛包扎好。然后出门去请郎中。

谁知经过一番折腾，房玄龄的病竟奇迹般地一天好似一天，开春竟能下地行走了。从此以后，房玄龄对夫人的剜目之痛铭记在心，终身对她疼爱有加，言听计从。

这一天，卢绎儿对房玄龄说：“相公，在你病重之时，我曾到黑水寺许下一愿，若你病好，妾身将随相公再去寺中还愿。今相公病已见好，选个日子，我们二人到黑水寺去了却此愿。”

房玄龄道：“我也好久未见孤悬法师了，现病魔已去，正欲到黑水寺找孤悬法师摆摆龙门阵。”



夫妻二人商定，到黑水寺还愿。

神秘的孤悬法师

上郡北部有条河叫葫芦河，葫芦河从西北入境，贯穿上郡全境，由东南出境而入洛川。黄龙山雄居于上郡之北，崇山峻岭，蜿蜒起伏，一直延伸到葫芦河，葫芦河就在崇山峻岭间流过。黑水寺，建在濒临葫芦河的半山腰间。

原野上，树上枝头已泛出细嫩的绿叶，在微风中左右摇晃；不知名的野花，在潮湿的草丛中开始探出头来；耕地里，到处可闻到一股潮湿的、发酵的气息，无数的嫩芽从泥土里钻出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大道上，一辆篷车不紧不慢的走着，驾车者是房玄龄的家仆房小儒。

大病初愈的房玄龄坐在车中，夫人卢绎儿坐在身边，他掀开车帘，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感叹地说：“春天真好！”

卢绎儿看着房玄龄的脸，脸露喜色地说：“相公的气色好多了。”

“是吗？”房玄龄拉过妻子的手，充满感激地说，“多亏你的照顾，我已经是再世为人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卢绎儿道，“相公只管安心等待，韬光养晦，静候天时，总会有一天，太阳会照到相公的头上来。”

房玄龄听罢妻子的安慰之词，哈哈大笑，笑声惊飞了林中的小鸟。

篷车沿葫芦河逆流而上，过了直罗镇，再行半个时辰，黑水寺已遥遥在望。

房小儒将车停在山脚下，房玄龄夫妻二人下车，相互搀扶着拾级而上。黑水寺中的童儿本与房玄龄相熟，见他远远行来，忙进内禀报师傅。

孤悬法师连忙迎出寺门，微笑着说：“早上喜鹊叫，知有贵客到，原来是房施主到了。”说罢，将房玄龄夫妻二人迎进寺，直接引至后院厢房之中，命童儿看茶。

孤悬法师看看房玄龄的脸色，点点头道：“房施主大病初愈，气色完好如昔，似乎更有精神了。”

“多谢法师所开的药方。”房玄龄道。



“哟！话不能这么说。”孤悬法师道，“老衲所开之药，只能固本培元，治不好你的病，你得的是心病，心病还须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心病还须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卢绛儿道，“这也是法师所开之良药呀！”

“那药引子可就是夫人你了？”

“何止是药引！”房玄龄感激地说，“若非夫人耐心劝导和悉心照料，恐怕我早已埋骨九泉了。”

“相公何必如此说？”卢绛儿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孤悬赞许地说：“知夫莫若妻，夫人果然高见。”

卢绛儿道：“法师，妾身在相公病重时许愿，若相公病好，妾身定当到黑水寺还愿。今天，妾身是来还愿的，你们慢慢聊，妾身到佛堂还愿去了。”说罢起身出了厢房，向佛堂走去，房小儒提着装有香烛的提篮，跟了上去。

孤悬法师待卢绛儿出门之后，关心地问房玄龄：“夫人的眼睛怎么回事？”

房玄龄将卢绛儿雪夜剜目的经过说了一遍，孤悬法师嗟叹道：“好一个贞烈女子！今后你飞黄腾达之时，不可忘今日剜目之恩，可要善待于她哟！”

“这个当然，这个当然。”房玄龄叹了一声，“如何才能飞黄腾达，这不得志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孤悬法师道：“施主乃饱学之士，博古通今，定知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道理。想必这尘世间之事，施主比老衲看得更清楚。”

“隋文帝渡江灭陈而一统天下，谁知太平景象只是昙花一现，在下早就料到，隋朝的天下不会长久，亡国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房玄龄分析道，

“当今皇上乃弑君弑父而篡位的暴君。如今各地反隋势力逐渐高涨，群雄割据的局面即将形成。”

孤悬法师道：“施主既将时局看得如此透彻，又何必急在一时？不如在此静候时局之变化，若遇明主，即可投之，你说如何？”

“嗯！”房玄龄赞许地点点头，又叹了口气说，“明主又在哪里？”

孤悬法师忽然问道：“施主去过叔虞祠吗？”

“叔虞祠？”房玄龄反问道，“就是晋祠吧？做隰城县尉时，曾去过

一次。怎么样？”

“对，叔虞祠也就是晋祠。”孤悬法师悄悄地说，“听说前不久，唐国公李渊去叔虞祠祭祀，其妻窦夫人在祠中许愿。”

房玄龄好奇地问。“许的什么愿？”

孤悬法师道：“听说她放一笔钱在祠中，说日后要将叔虞祠作为皇祠来祭。”

房玄龄低头不语，陷入了沉思。

说到叔虞祠，就有一个“桐叶封地”的故事。

原来，晋国的开国始祖唐叔虞，字子于，是周武王的幼子，周成王的弟弟，姓姬。据传，少年时的周成王，同弟弟叔虞一起玩游戏，他把一枚桐树叶交给叔虞说：“这块地方封给你。”

时为辅政大臣的周公旦在一旁正好听得此言，接口说道：“天子无戏言，既然说了要封给兄弟封地，就得要封给他土地。”于是，周成王便将以太原为中心的古唐国封给了叔虞，故叔虞就以唐为姓，故又被称为唐叔虞。因为这里有晋水，后来又改称为晋国，但太原的晋祠中，一直供奉着唐国开创者叔虞的神像，人称唐叔虞祠。李渊被封到太原，这里本是唐国故地，李渊又被封为唐国公，正欲借此地恢复唐国昔日的辉煌。因而，李渊的夫人窦氏留钱留话，其意不言而喻。